

# 无治与虚无主义：后果

Anarchy and Nihilism: Consequences

Aragorn!

2009 年

# 目录

《后果》简介 .....	3
<b>第一章：后果-关于革命的绝望</b>	<b>4</b>
<b>第二章：虚无主义与科学</b>	<b>6</b>
探究是如何被限制的? .....	6
我们的怀疑主义应该采取什么形式? .....	7
怀疑主义上升了! .....	8
结论 .....	9
<b>第三章：现在是时候了（但我们仍在等待）！</b>	<b>10</b>
<b>第四章：当所有的字典都被烧毁时，我们会重新开始吗？</b>	<b>12</b>

## 《后果》简介

这是一系列小册子中的第二本，在 19 世纪沙皇俄国的政治虚无主义倾向的传统和当前的无治主义思想之间建立联系。

由于虚无主义、无治主义和 21 世纪（该系列的第一本小册子）提出了虚无主义与无治主义有什么关系的问题，可以说这些文章提出了相反的问题。无治主义能给虚无主义带来什么？

无治主义者的范围包括抗议巷子里的小丑、拿着测微计的压迫认同专家和打着黑旗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并不是对无治主义思想的谴责，而是一个重要的停顿理由。在这种停顿中，我们必须挑战我们对无治主义的假设。在无治主义的大帐篷里（或者应该称为马戏团的帐篷），我们与其他人真正分享的是什么？

这些文章越来越具体。也许这将给更多的人一个脚趾头，使他们能够攀登自己的高度。在这些文章的结尾，有一个具体的邀请。

在过去的两年里，我有好几次机会就虚无主义进行演讲。在这段时间里，令人惊讶的不是明显的对立，而是安静的兴趣和兴奋。目前还不清楚这种兴趣将如何具体化为一种离散的实践，但我不会独自回答这个问题。

阿拉贡!

PO Box 3920, Berkeley CA 94703

# 第一章：后果-关于革命的绝望

虚无主义者是一个不向任何权威低头的人，他不在信仰上接受任何原则，无论这个原则多么受人敬仰。

—Arkady

人类没有一个解放的愿景。每一个所谓的革命者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失败的，在最坏的情况下是建立了另一个藩篱。解放的说辞是很好的睡前故事，让那些满怀梦想的人在夜里感到温暖，而我们应该看到它的本质。骗子们要么认为他们代表被压迫者说话，他们的意见的分量更重，因为他们召唤着代表的力量，要么认为他们是第一个提出他们的想法的人。

用单一的、递归的或反复的方法来实现积极的社会变革，这种想法在课堂上比在生活经验中更有效。从这些探索中产生的那种社会科学类似于一种世俗的一神论。作为社会的一种组织，或社会转型的一种模式，天启有一个长期的记录，它完全是反动的。这就是说，无论是称为叛乱、革命、奇点还是崩溃，都是为了一个类似的东西：更多的相同。

日常生活的平静苦难是否比反动的断裂更可取？德国革命（1918-1919）的教训就是历史上无治主义的教训：光荣的失败。无论是法国、西班牙、德国还是俄国，社会革命的故事都不是胜利的。相反，充其量，它一直是一组关于值得生活的时刻的故事。

我们愿意为我们的时刻牺牲多少生命？我们要把他们堆成街垒吗？在坦克开进后用他们填满战壕？用他们的鲜血来书写历史书，讲述我们的辉煌时代？

涅恰耶夫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成为好人。他关于一支由革命超人组成的军队，甚至是一个秘密社会的概念是可笑的，但也许笑的原因并不立即清楚。列宁很清楚《教义》对他的思想有多大影响。它是革命者的《王子》。慕道论》提供了一个道德路线图，一个有明显效果的行动计划。按犯罪顺序列出你的人类目标，强化自己，并依次消灭这些目标。最大的罪犯是最先被消灭的。

心理学使超人的角色成为一个尴尬的角色。激进主义的社会环境只允许敏感的非人类的成功案例存在。破碎的人备受青睐，只要他们是沿着生存和礼貌的路线破碎。今天的涅恰耶夫们在没有犯下比小偷小摸和心碎更严重的罪行之后，就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马基雅维利人实施简单的战略，以确保超人一直忙于无关紧要的事情。

从提供一个从这里到那里的机制的角度来看，革命的战略是失败的。这并不是说不存在广泛的社会变革的可能性，而是说只要它遵循过去的光荣的失败者（无治主义者）、内奇或米

歌尔的领导，它就会失败，无论是从它自己的角度还是从作为一个解放的社会变革的角度来看，都不会成功。

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自由或满意了。我们正处于一个僵局。这个僵局一方面是对我们可用的过渡性修辞的挫败感（没有文字，就很难理解自己在哪里或别人在哪里），另一方面是对变性的日常生活的磨灭性死亡的愤怒，以及对我们的社会或政治力量的徒劳的迷惘。如果没有能力控制我们自己的生活、政治行动和社会关系，我们生动的想象力就会休眠。这里没有什么可吃的，只有让我们活下去的灰色浆糊。但为了什么？

这个问题普遍延伸到了西方。我们明白，过去的提法已经过时了。我们缺乏新的方案。

新的努力正在进行中，但它们与西方人文主义的方法是正交的。说得温和一点，它们比现代性的价值观和理论所允许的更加严厉。它们最终是没有结果的。这些是由他人解释的行动，但行动如此迅速，以至于完全被毛拉、法特瓦和分析家们所追逐。这些新的努力是被剥夺了权利的人类的语言。没有希望。只有死伤。

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是我们时代的缪斯。他们不是在激励我们歌唱自由、正义和尊严，而是在歌唱后果。

## 第二章：虚无主义与科学

有一种虚无主义的历史，它将自然科学理想化为没有上帝的物质存在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而另一种虚无主义则会基于经验、意识形态和道德的理由来批判科学。

”一个像样的化学家比任何诗人都要有用二十倍”。

巴扎罗夫

虚无主义的历史是一个时间段的。19世纪60年代的俄罗斯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地方。大多数人都是农奴，他们新的自由（根据沙皇的命令向他们的前领主付款以换取耕种土地）下崩溃，或者在东正教的迷信和保守主义下窒息。俄国也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在拿破仑战败后，它证明了自己是欧洲大帝国中的一员，但它也发现自己是一个智力落后的国家。影响欧洲大陆的民主动荡在俄国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即使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解放农奴的戏剧性举动，也是出于他读过屠格涅夫的《运动员速写》后的浪漫情怀，而不是为了改造俄罗斯社会。

由于这种环境，历史上的虚无主义接受了一些立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反动的，而不是故意的。（这是革命传统所特有的东西，可以说，应该包括在他们的定义中）。鉴于历史上的虚无主义时期的寿命有多短（横跨基础时期和革命时期），很难想象，如果严格的普遍怀疑主义有时间发展和转变，其后果会是什么。一群一无所有的人将会有何能力？

如果哲学是耕地的实践，那么就难怪大多数思想家会花时间在被推翻的土壤上徘徊，寻找丢失的种子并重新种植。如果虚无主义是怀疑主义的政治哲学，在社会被东正教会和沙皇政权框住的时代，难怪它给传统留下的空间很小。如果教会代表着精神主义、迷信和感性，那么现代的哲学就必须拒绝所有这些东西。如果沙皇代表君主制的僵化的专制偏执，那么自由就必须是法国的进步的民主共和主义。这就是狭隘的怀疑主义的局限性。

### 探究是如何被限制的？

科学的历史是一个穿越时代的语义之旅。科学曾经关注世界的形成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其中，与哲学没有区别。这些术语是同义词。后来出现了分裂：通过实验和感性认识世界（经验主义）成为一门不同于通过推理认识世界（理性主义）的学科。这种辩证法在科学界得到了解决，牛顿将公理证明与物理观察的机械纪律结合起来，形成了可验证的预测系统，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完整。

科学变成了一个编纂和官僚化的过程，涉及到科学从业者、科学资助者和越来越多的科学协会之间的关系（16世纪后）。科学家的角色与寻求自然界知识的人不同。科学家既要经过培训，确定他们的研究范围，又要成功，因为他们精通宫廷、教皇和最终世俗社会的政治阴谋。

对这种常态化的探究也有不满的地方。炼金术士们融合了多种理论和精神传统的理解，以追求解决投机性的巨大问题（转化、年龄、疾病）。炼金术士所依赖的异端思想被对定量实验和可重复结果的强调所消除。

技术，以工业革命的形式，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的组织，通过提供结果来隔离同质性。技术最好被理解为与科学分开但相关的调查领域，其视野因创造应用的动机而进一步缩小。技术的大规模生产从来都是权力欲望以外的任何其他力量的结果。就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而言，这看起来像是英国的社会生活转变为一个由工厂主导的城市人口。它还涉及到在半个地球上开采资源（印度是英国工业化的一个慷慨的资本来源），并由极少数人控制。

在效率的名义下，产品是目标，而不是发现和检验的过程。

专业化的限制是什么？问题不再是技术人员或哲学家的追求，答案才是。人类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以物质条件为框架的，与原因完全不同。矫正眼镜并不能治愈视力不良，也不能阻止人们看电视或盯着电脑屏幕，但却能让人继续从事视力好的追求。这种平移体现了专业化的动机。如果日常生活的结构强迫某种行为（例如看书和屏幕的能力），那么没有视力的人可以发展的那种特性就没有被发现。随着日常生活进一步限制我们的选择，我们被迫进入越来越狭窄的隧道。最终我们发现，我们选择了一件事，以牺牲其他一切为代价，以生存为名义。

## 我们的怀疑主义应该采取什么形式？

在激进派和绿色派之间有一个积极的对话，需要回应。经典的表述是，一方面指称技术是中性的，另一方面指称技术嵌入了一个基本的“负面”价值，这两者之间是二分法。显然，技术是中性的，只有在你假设了当前秩序的价值价值的情况下。如果不假设这些价值，那么技术就与历史、哲学或科学没有任何区别。它们是权力用来分化和控制民众的武器。如果没有工作上的、理论上的和实践上的技术知识，人们就无法理解我们的社会，因此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这样做。不过，了解我们社会的价值还有待商榷。

如果跟随19世纪60年代的虚无主义者，我们主张一种狭隘的怀疑主义，那么就足以反抗租金、高利贷、沥青、官僚和他们的随从，等等。如果我们要做出更进一步的回应，那就是反对我们社会中最像沙皇俄国的过度方面。我们的回应将看起来与道德多数派和大政府迷信者相反。与其说是重视自然科学，不如说是这种思路会导致一种禁欲主义的伦理体系，与无治主义者的思路一致，即放弃数字技术而选择模拟技术。他们的座右铭是“到此为止，不能再进一步”。

## 怀疑主义上升了!

假设狭隘主义是一种限制，从反文化的革命运动的失败来看，这可能是真的，那么反面人物的下一步是什么。一个普遍的怀疑主义作为一种探究方法、社会形式和实践会是什么样子的？今天的虚无主义实践会不会更像《父与子》中的痴迷的科学家或《罪与罚》中的偏执的杀人犯。

如果政治虚无主义是对世界现状的具体拒绝，那么它仍然是使优先事项。虚无主义仍有其遗产。今天，一个虚无主义的积极方案不会包括一个 DIY 自然主义的科学，这不仅仅是因为科学的含义在过去 150 年里发生了变化，而是因为积极方案的概念在激进主义者的眼中已经发生了变化。对虚无主义方案的任何评价都必须考虑到它究竟会有多大的试探性。普遍怀疑主义遇到了与普遍实证主义类似的问题，究竟是谁在进行普遍化？

考虑到这一限制，我们将开始对三种具体的方法进行评估，这些方法既重叠又包含在虚无主义的观点中。作为实践的批判，契约的使命，以及否定-作为修辞、实践和形式。

修辞学上的否定并不是与厌世症无异的存在主义的漫无边际的思考。它是一种立场，即对当前秩序的政治参与是无足轻重的，但阐明这一政治立场却不是。特里斯坦-查拉的著作就是这种立场的典范。

否定的做法很可能是北美变质的知识环境的产物，但它代表了积极的非活动主义，将参与政治项目而不与政治（和政治化的）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做法混淆为一种“扶手椅”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策略的实践，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回报而做的。许多无治主义阅读小组的活动都符合这一立场。

形式上的否定可能是最广泛持有的政治虚无主义立场。它是一种通过回避来不屈服于主导秩序的侵略的做法。人们不参加政治抗议活动，因为他们不喜欢警察的存在，或者不投票，因为选票上的每一个选择都是狗屎，都是这种立场的例子。

贯穿所有否定方法的主线是将不参与作为政治实践的姿态。这有助于对虚无主义作为孤独主义的批评，这也是对左派作为修辞上自我牺牲的道德家的批评的一个很好的反驳。

契约的使命将是最刻板的虚无主义政治立场。许多可能的虚无主义者利用战略使命的主张作为讨论其欲望的挡箭牌。推倒电塔和电话线是他们自己的奖励，把它们与“人类解放的普遍斗争”（The Generalized Struggle for Human Emancipation™）联系在一起是装点门面。耸人听闻的行动，骇人听闻的事迹，仍然是各路激进分子的核心问题。

对“事迹宣传”的遗产的评价是不正确的。一方面，绝大多数契约宣传的行动不是针对资本家、领导人和官僚的暴力行动，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实践。另一方面，有一种说法是，如果革命斗争由于缺乏准备和一千种其他原因而注定要失败，那么出去开枪（PbtD 可以安全地被描述为）就是一种有效的退出策略。还有什么选择呢？像共产党人一样追寻每一个革命的蛛丝马迹，过着流亡的生活？追逐每一个峰会，希望有另一个西雅图？



今天的职业与 PbtD 不同，它把重点放在行动上，而不是历史或公共关系的结果。这可能需要放弃某种权力，因为其他人会成为你信息的管理者，就像自杀式炸弹袭击者那样，但行动明确性比任何政治家的信息更有说服力。

批评的实践需要使用一套经验和智力工具来评估他人的行为和行动。这是一种不是独立存在而是依靠他人的实践，在这一点上是最社会虚无主义的实践。虚无主义项目的核心是，没有任何东西应该成立：信仰、价值或范式，没有任何积极的方案安装在它们的位置上。

## 结论

21 世纪的虚无主义在一个重要问题上与 19 世纪的虚无主义不同。它不再是由特定的政治背景（沙皇俄国）导致的反动的政治实践，而是从对 20 世纪的哲学轨迹、19 和 20 世纪的革命运动的理解中汲取灵感，并清醒地认识到这些井喷式的东西对那些愿意反抗的人来说究竟有多大的作用。

事后看来，自然科学是对一个由对领袖和上帝的神秘主义崇敬所主导的社会的解放性回应。在缺乏对今天类似的和扩展的问题的简单回应的情况下，无治主义的虚无主义提供了一个类别，一个参考框架，而不是政治话语倾向于的简单答案。虚无主义者不会成为黑衣男童子军，不会在峰会上跳楼，也不会从过度社会的残渣中政治化地繁荣。对于我们这些对这个社会的拒绝包括其反对的人来说，不会有安慰。

### 第三章：现在是时候了（但我们仍在等待）！

我们必然不耐烦。我们无法忍受多付一个月的租金。被迫从摇篮到厕所到教室到隔间到坟墓让我们感到无聊。我们更讨厌自己和自己的状况。

但该怎么办呢？我们没有天真到相信左派关于“革命”团体如天气预报员的说法。我们不接受他们的策略的问题是缺乏群众基础的说法。我们认为他们的问题是缺乏野心。

你不仅不能通过全速奔跑来推倒城堡的墙壁，而且这个世界可能已经变得足够复杂，在很大程度上不再需要城堡，甚至是物理存在。这就是大多数对后现代性的批评的问题所在。他们假设后现代将是我们反对这个世界的武库中被剥夺者所使用的一个装置。事实并非如此。真实的情况是，后现代（及其伴随的条件）是这个秩序的武库中的另一个工具。后现代主义是这个秩序目前的旅行可以被映射的地形。这一点在关于虚拟性、身份和解构的政治的讨论中尤其可以看到（作为相关的任期内的追求而不是其他）。

后现代主义的第一个前提是，没有“元”叙事。没有单一的历史或人类学或系统，使我们能够认识真实。如果你厌倦了那些吹嘘工人或企业家即将解放的马克思主义和共和党的演说家，这是一个好消息，但它也让我们非常孤独。一方面，我们现在有了一种语言，可以理解从我们的领导人、教师和专家口中说出的每一个真理都是可疑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不再有一条通往我们欲望世界的金砖大道。

最有准备地利用这些信息的群体不是一无所有的群体，而是拥有最多资源可以利用的群体。如果我们不再对把自己和别人组合成可以放在政治和商业的板子上的形状感兴趣，那么那些人就可以把板子留给自己。他们明白，后现代的条件使我们分离。独自一人。他们已经训练我们相信什么，并接受这个世界的条件是普遍的。

第二个前提是建立在第一个前提之上的。如果历史不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西方文明课或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宏大史诗意义上），那么进步就不再是那个延伸到未来的故事。如果进步不再是世界舞台上的假设，那么它可能不是理解物质世界、人类在其中的作用或许多东西的正确机制（或元叙事）。这让进化论何去何从？进化论不就是一个理想主义-唯物主义的生物系统进步的‘证明’吗？

如果我们放弃进步的概念，那么我们应该，有理由（原文如此），放弃对民主机构建设的倾向（作为实现我们所希望的部分步骤），包括参与这些机构的人性化。相反，我们被知识专家告知，如果我们不接受进步模式，我们就处于“历史的尽头”，在那里，目前的条件是普遍

的、固定的和无条件的。这是另一个例子，那些控制意识形态的人把他们的价值体系种植在被后现代控制的火烧掉的空间里。

后现代主义的另一个前提是，在一个媒体丰富的世界里，文化是社会转型的手段。这主要是一种修辞手法，暗指一些明显的东西（如果你接受这个前提）。如果这个世界确实是媒体丰富的、控制论的、虚幻的，并且完全没有停泊在 19 世纪的基础上，包括 19 世纪关于劳动和进步的偏见，那么与它打交道就必须使用这个新的词汇。如果你不接受这一点，如果你认识到这是对德波的悲剧性误读，那么将文化视为变革性杠杆的大部分后果就可以被视为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

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的运作方式。它采取了一个前提，比方说”一切直接生活的东西都退缩为一种表象”（德波），并把它转过来”表象就是一切直接生活的东西”，你就有了一个明确的不参与的论点。为什么要在时间和空间里生活呢？如果生活仅仅是表象，那么媒体就是生活在一个比其他方式更大的范围内。

我最近参加了一个演讲，其中一个向主持人提出的问题是这样的：”我是一个计算机图形专业的学生，我想知道我是否有能力为我的学生提供服务。”我是一名计算机图形学学生，我花了很长时间精确地测量和评估一片草叶，目的是在计算机环境中再现其形态。你怎么能说我的工作，无论是观察还是再现，都是错误的？”这是一个典型的接受前提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职业和人生道路都建立在它的基础上。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媒体环境中，那么，哦，我自己不必去田野去体验一个叫做田野的东西，这是多么节省的时间。相反，我可以下载《田野经验》第一卷，了解田野。你有什么资格对我说不同的话？你对”田野”这个概念有什么所有权吗，你要霸占我？

这里要说明的是：放弃对控制机制的理解，就会使我们失去武装。在后现代主义的案例中，将一组学者与颁布其思想的实际权力经纪人混淆起来是一个令人麻痹的问题。

那么下一步是什么？如果没有城堡的围墙，因为统治已经找到了一种成功的方式，而不一定要实现，那么我们的项目就不再像一个围城了。如果虚拟化已经成为统治矩阵的一部分，那么单点攻击就不再有效了。没有足够大的字母炸弹。

简单的答案是，我们必须要有耐心。我们必须有一种参与性的耐心，这种耐心对于革命左派的昏昏欲睡是不可理解的。我们的角色不应该是埋头等待一些标志蹒跚而来，因为那是永远不会发生的。相反，我们必须完全参与到我们周围的社会和政治进程中。没有什么能逃过我们的眼睛。这可能看起来像，但不限于，参加教会（特别是政治上活跃的教会），去参加股东会议，参加市议会、烤面包机、麋鹿会、公民组织，甚至左派会议。我们的想法并不是说我们的努力应该特别支持甚至破坏这些团体（尽管向两个方向推动边界应该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而是要了解现代文化的公民社会是如何运作的。一个社会群体是什么样子的，它对可以带来的那种刺激有什么反应？如果你玩这个游戏，融入一个组织形式有多容易？这些形式在多大程度上积累了权力、疏忽和动力？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息。

## 第四章：当所有的字典都被烧毁时，我们会重新开始吗？

### 积极的虚无主义

正如拉乌尔-瓦尼格姆在《日常生活的革命》中预言的那样，”没有分解的意识就没有超越的意识”。积极的虚无主义者在未知的未来和对我们目前状况的绝望中看到了一种呼唤。一个积极的虚无主义者在我们社会的顺应性、僵化和窒息的无望中找到了能量，一种行动的意愿。意义是在接近虚空的过程中找到的，而不是在虚空的另一边是什么的虚假知识中。

### 恐怖

阶级社会的主要模式，无论是通过暴力、饥饿，还是元素的威胁。如果每个物体、人和时刻都是可以出售的，如果外面什么都没有，那么就会有卑微的恐怖。当生活是一种可鄙的行为时，它就是恐怖。与此相反的是什么？

### 虚无主义的无治主义

我们不是在现实中移动的漂流雪。事情已经发生。已经做出了选择。这些选择可以被评估，不是从一个永恒的学说，而是从人类的尺度。在这个人类的尺度上，所做选择的规模和范围是无法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有意识的身体的愿望是理解，开始影响世界的参考框架可以基于两个选项之一。要么缩小你渴望理解和触摸的世界，要么在一个疯狂的世界里坚持自己，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改变规模。制度、意识形态、系统、学校、家庭、资本、政府和革命运动的发展都超越了身体。虚无主义的无治主义并不关心为旧历史添加新篇章的社会革命，而是关心历史的彻底结束。如果不是革命者，那么可能是史诗，因为社会的改造没有一个积极的方案。

### 哲学上的虚无主义

关于什么是可知的存在问题的答案是，什么都不是。

### 被动虚无主义

如果未来是不可知的，我们就面临着一个选择。当我们所知道的都是恐怖时，许多人就不再做选择。人们崩溃了。如果你曾经面对闹钟，只是把它关掉，把盖子拉到你的头上，你就知道消极的虚无主义。抵抗的痛苦，成为虚假的反对者，或者被清除的痛苦，证明了无数个”不”的理由。一百万个。被动的虚无主义者不再有希望，他们的参与对于世界的继续旋转是必要的。

### 生命

一个被惊吓的身体是活的吗？

## **权力**

Hyphenated power 并不回避权力所引发的问题，而是试图将其转移到其他地方。我们能够、确实、并将继续伤害、支配和操纵彼此。我们是权力的创造者。在我们为此承担责任的程度上，它看起来像是羞耻。这将权力与基督教混为一谈。

## **希望**

这枚硬币有两面，不能分开：期望和欲望。

## **存在主义的虚无主义**

一个存在主义的虚无主义者在各种核心问题上一直处于僵局。如果我们不能知道任何事情，那么我们怎么能做出选择？当尼采谈到虚无主义时，这就是他所指的。西方思想的轨迹导致了不可知的问题和瘫痪。

## **战略虚无主义**

革命的方案理应受到冷嘲热讽。那种认为又一个宣言（YAM）或使命宣言或行动计划会使新一代疲惫的行动主义少了它缠绕在脖子上的死亡的味道想法是可笑的。战略虚无主义主张采取一种新的社会转型方法，这种方法类似于焚烧田地，而不是在旧世界的外壳中建立新世界，或者是工人阶级夺取生产资料的最后一次推动。一种关注社会控制的形式到底是什么以及对它们的压制的方法，与招募、教育、进步的模式或交叉的手指，即下一次暴动将是大规模暴动的模式相差甚远。

## **积极的计划**

对社会变革的积极方案的简称，积极方案是一种将欲望与现实混淆的方案，并将这种混淆延伸到未来。对于激进分子来说，这通常采取的形式是，最坏的情况是按照” ATR 将没有饥饿” 的思路陈述方案，最好的情况是” 阶级社会的废除将导致无限制的关系”。积极的纲领是一种理想主义的遗产，构成了大多数革命思想的核心。

## **因果关系**

正如休谟所假设的那样，认为一个事件紧随另一个事件之后必然会产生它们之间的关系，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如果不能假设因果关系，甚至不能接受论证，那么大多数政治形式的效力是有限的，特别是作为改造世界的一种方式。

## **ATR**

革命之后

## **革命**

以法国大革命为榜样，改变世界的有限愿望。好消息。人头会滚落。坏消息。官僚们最终获胜。

## **身体**

身体可以是个体。它可以是一群人。它可以是一个文化或社会单位。它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哲学单位，一个接受来自世界的输入并作出回应的黑匣子。它不是已知的，而是知道的。

中文无治主义图书馆 | 中文無治主義圖書館



Aragorn!

无治与虚无主义：后果

Anarchy and Nihilism: Consequences

2009 年

从

<https://theanarchistlibrary.org/library/aragorn-anarchy-and-nihilism-consequences>

上检索

**nightfall.buzz**